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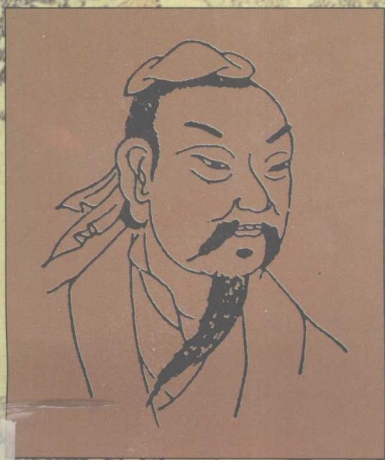
吴林伯 校注

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

ZHONGHUACHUANTONGWENHUAJINGPINCONGSHU

庄子新解

学者，学其所不能学也；行者，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辩者，辩其所不能辩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；若有不即
是者，天钧败之。



京华出版社

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

庄子新解

吴林伯 著

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庄子新解/吴林伯著. —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1997. 9
(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)

ISBN 7-80600-238-3

I. 庄… II. 吴… III. 庄周-哲学-研究 IV. B223. 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072 号

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

庄子新解

吴林伯 著

责任编辑: 纪双鼎 责任校对: 孙岳奇

技术编辑: 凌 敏 封面设计: 李呈修

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 1 号)

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6 印张 39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定价: 25.00 元

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

编辑委员会

执行主编：王 洪

委 员（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）

马克林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）

叶嘉莹（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）

梁丽芳（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）

傅璇琮（中华书局总编辑、编审）

朱靖华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）

周笃文（中国新闻学院教授）

王 洪（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）

李殿魁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）

陈耀南（香港大学教授）

黄兆汉（香港大学教授）

冯瑞龙（香港浸会学院副教授）

松浦友久（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）

李炳汉（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）

成元庆（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）

柳晟俊（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）

金龙云（韩国东亚大学校教授）

朴宰雨（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）

张爱东（新加坡南洋大学博士）

斯蒂芬·欧文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）

萨进德（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）

唐凯琳（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）

凡 例

- 一、从训诂到理论，侧重理论阐述；
- 二、严辨庄子早、后期思想同、异、虚、实之变易，锐意裁辞，宜以此体系为准绳；
- 三、大义之疏通，必与辞章、考据结合，参验发挥，力求切至、简要；
- 四、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去故取新，俾自树立，而不因循；
- 五、旧说是者从之，误者正之，浅者深之，遗者补之，不雷同苟异；
- 六、或征引前贤说解，亦附己议，而不尽同，故未便明指，非为蹈袭；成《疏》郭《释》，皆常见书，读者检察不难；
- 七、释氏每说重旨，不惮反复，以资彰著，庄书如之；余之作解，亦依此风轨，以省读者翻检之劳。

庄 子 序

郭 象

魏正始中，玄论方盛，《老》《庄》之学始兴。说者甚众，言人人殊。余闲居多暇，尝沿《易》《老》，作《庄子义疏》，微显阐幽，每参稽旧说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称向秀注“妙析奇致”，别为解义，郭象“述而广之”（《晋书》本传），虽大率以《庄》注《庄》，亦稍附己意，可谓抑扬适实，玩之亹亹，而鉴之精矣。然迄无确诂，读者难诸，余姑释之，以饷同志。

夫庄子者，可谓知本矣，故未始藏其狂言，言虽无会，而独应者也。

“知本”，犹知体也。凡物自有体、用，而用根于体，则用为体之德；从体以起用而体虚，惟感于物而动，乃化生庶类，因虚而实，由无而有，故体、用一如，昭明有融。老子乘《易》论道，渊贯厥旨，昌言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，有、无，体、用也。体、用相须，万物始生。又曰“三十幅，共一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”（《道德经》），斯体、用之相反相生而无间者也。惟迨庄子遗世独往，崇体而遗用，出尘埃而窥绝冥，遂了听、听之表；且口行勿反，所言不曾隐藏其“狂”，则“狂言”，犹孔子所谓虞仲、夷逸之“放言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；于是“放”肆其“言”，谈玄核空，常乐其虚，故“言”唯不与“物”合“会”，为识者所不与。

虽，犹唯也，夫《易》《老》之徒，莫不贵“无”，直以“无”为万物之体而宗之，非舍其“用”而“独应”之也。故“有、无”或体、用，乃若支体之成双而不可孤立。江左裴頠患世俗专守乎虚，既著《崇有》，又作《贵无》，盖云“有、无”虽殊，必兼通而俱运焉。然则，其论缘事而为，将补偏以救弊，亦可谓之懿已。抑或拘文牵义，曰“庄子‘狂言’为至言”（《向·郭义之庄周与孔子》），不亦僂乎！

按以上言庄子崇百物之体而遗用，思理易其早期同乎《易》《老》之实而流于虚，子玄所以先标其笃信《易》《老》之真谛，“启行之辞，逆萌中篇之意”（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），下文总兹纲领，引而申之。

夫应而非会，则虽当无用；言非物事，则虽高不行；与夫寂然不动，不得已而后起者，固有间矣，斯可谓知无心者也。夫心无为，则随感而应，应随其时，言唯谨尔。

“会”，亦合也，谓接触也。“寂然”句见《易·系辞》，“不得”句见《庄子·刻意》，“言唯”句见《论语·乡党》。暗引陈语，不露痕迹，自然契机，不啻自其口出。“夫应”云云，《庄子》与《易》《老》义对称，则《庄子》离外物之“有”，而“独应”于虚，“应”不与外物合“会”，则其所“言”，“虽”自以为“当”而“高”，实似是而非，但以其“言”之无“物事”，卒以空而“狂”，徒托虚论，其“无用”而“不行”也必矣。然《易》《老》则反是，何以知其如此？盖彼崇“体”而贵“用”，方“体”之静，“心”始“寂然不动”；及其“应物”而感，“遂通天下之故”（《易·系辞》），故能“备物致用”（同上），以“成天下之务”（同上），是自然之势，“不得已”而兴“起”，固与《庄子》之虚“应有间”；夫若然者，自无《庄子》之“狂”，以其“知”“无心”而“无

为”，“随物感”之“时”而“应”之，则情深而“言谨”，笃实而有辉光。

按以上言《庄子》思理与《易》《老》之异，迥见抑《庄子》而扬《易》《老》之旨。

故与化为体，流万代而冥物，岂曾设对独遣而游谈乎方外哉！此其所以不经，而为百家之冠也。

“为”，犹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“四方为纲”之“为”，则“为”犹之也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高诱注：“体，法也。”“冥”，犹“会”也、“遣”，遇也。“方外”，四方之外，幻境也；此与“方内”对，而“方内”，人间世也。“经”，常也。“冠”，首也。《德充符》：“申徒嘉曰‘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！’”《大宗师》：“彼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游方之内者也，外内不相及。”“方之外”“方之内”，约之曰“方内”“方外”。则“方内”，“形骸之内”也，“方外”，“形骸之外”也。彼此异质，风马牛“不相及”，前者实而后者虚。夫申徒嘉为《易》《老》之支裔，故以“游方内”为上，“游方外”为“过”也。《易》《老》知体、用之无“间”，又识“物”之有生于体之无，“心”自体而“应物”，循有、无“应物化”生之法则，虽经千秋“万代”，“心”莫不与“物会”，“岂”曾虚“设”与“物对”立之幻境，“独”与之遇，“而游谈乎方外”以致“言”之“狂”而不“当”，“无用”“不行”也哉！此其所以称“物”之“应化”，卓出而不寻常，允“为百家之”首也。或以象“许庄子知言，为百家之冠”（《向·郭义之庄周与孔子》），乃与上文斥庄子“言”之“狂”，“无用”而“不行”，下文责庄子“猖狂妄行”之意岨岨不安，大相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

按以上言《易》《老》思理，与《庄子》之清虚，不可一概相

量。

然庄生虽未体之，言则至矣。通天、地之统，序万物之性，达死、生之变，而明内圣外王之道，上知造物无物，下知有物之自造也。其言宏绰，其旨玄妙，至至之道，融微旨雅，泰然遣放，放而不敖。故曰不知义之所适，倡狂妄行而蹈其大方，含哺而熙乎澹泊，鼓腹而游乎混茫；至人极乎无亲，孝慈终于兼忘，礼乐复乎己能，忠信发乎天光，用其光，则其朴自成。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，而源深流长也。

庄生，庄周也，不曰周而云“生”，尊之之词。《史记·儒林传》亦称伏胜、高堂伯为伏生、高堂生。《索隐》：“生者，自汉以来，儒者皆号生，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。”故《史记·贾谊传》又称谊为贾生。庄周早期思理同乎《易》《老》，下文曰“通天、地”，皆《易》《老》义，故以之为儒者而尊称之“生”也。“体之”，以之为体，体亦法也。“言则”句谓庄周思理尝有旁通发挥《易》《老》之“至”义者，“至”之言善也，《系辞》所以称其“义”之“精”而“入神”也。故紧接举其尤要者。惟象以《庄子》皆周自作，故所举一归于周，实则有周后学引申其早期思理，不可不察也。“通”，达也。“纪”，纲纪，喻生“天、地”之道。《大宗师》：“夫道自本自根，未有天、地，自古以固存，生天生地，先天、地生而不为久。”故“通”为“天地”之“根本”，而喻之以“纲纪”也。“序”，通叙。《文心雕龙》有《序志》篇，又其《通变》篇曰“序志”，皆谓叙“志”也。《庚桑楚》：“性者，生之质也。”庄周后学诠“万物生之”本“质”，亦即资稟而叙之，曰阴、阳。《达生》：“天、地者，万物之父、母也，合则成体。”盖“天”为阳，“地”为阴，阴、阳二气之良能，在于合和而化生“万物”，以“成”形“体”，故以为“父、母”也。《田子方》：

“至阴肃肃，至阳赫赫，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，两者交通成和，而物生焉。”其亦斯之谓也。《庚桑楚》：“寇莫大于阴、阳，无所逃于天、地之间。”“寇”，譬对立也。“天、地”之间，不离乎对立统一之阴、阳，“万物”之“生”，不外于二气本“质”之化。荀卿同此旧谈，曰：“天、地合而万物生，阴、阳接而变化起。”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二句互文见义，实谓“天、地阴阳万物接合”，以“起变化”，“生”殖“万物”，又《天论》所谓“阴、阳大化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”也。“达”，犹“通”，避重而变。“死、生”亦对立统一，变动不居之范畴，老子概乎言之曰：“出生入死。”（《道德经》）庄子后学曰：“有乎生，有乎死，有乎出，有乎入”（《庚桑楚》），“死、生”轮转相袭，变化无己。不特此也，《齐物论》曰：“死、生无变于己。”“死、生”之“变”化，非由于“己”，自然之数也。又曰：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”“死、生”之变化，亦云速矣。不特此也，《大宗师》曰：“孰知死、生、存、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为友。”“存、亡”，犹“死、生”，为“一”整“体”之正、反两面而不分割，其“变”化始见。然世人多好“生”恶“死”，乃欲有“生”无“死”，乖戾已甚，故“知”其为“一体”者弥贵，吾且“友”而尊之也。故《德充符》引老子曰：“胡不直使彼以死、生为一条。”“一条”，犹“一体”也。惟“真人”洞鉴“生、死”，则纵浪大化，“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”，应“生”便“生”，应“死”便“死”，不以“死、生”为桎梏，倏然而往，倏然而来而已矣（《大宗师》）。夫若然者，达“生、死”之情，安顺乎“生、死”，则“生、死”之“悬解”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（同上），此渊明所以扬言“人生似幻化，终当归空无”（《归田园居》），“应尽便须尽，勿复独多虑”（《形·影·神释》），而不以“死、生”介怀也。至于《天下》昌言“内圣外王之道”，儒者为治之常经，乃庄周后学之宗《易》《老》者，蒿目时艰，以斯道沦丧，驯致四海困穷，如或拨乱返治，则必黜霸尊“王”，

“王”者发政施仁，以其内在之“圣”德，发而为外部之盛业，表、里相资，万邦维新。“造物”，指阴、阳。二气交感成和，化生万物。《大宗师》：“阴、阳于人，不翅于父、母。”“人”固若是，万物亦然，故约之曰“造物”（《大宗师》）。“上、下”，犹先、后也。自“造物”之全程而观之则先观阴、阳之未化生，知本“无”一“物”；后观阴、阳之已化生，则有其“自造”之“万物”。诸如此类，皆庄周以“齐物”所灭之“大知”（《外物》），往往于其自作之内篇间出，不得谓之凌乱矛盾；余翻复索检，则以其欲扬所谓“真知”（《大宗师》），乃以其所反之“大知”对衬，俾学者知彼以知己；且欲顺世远害、保身，又以其所弃之“大知”为一时之权；是犹释氏说法，或以外道对勘真谛；或以无明处尘，而不毁正典。外、杂篇皆庄周后学虚、实两派阐其早、晚思理，固以“大知”为主，亦《易》《老》“精义”发展适然。“其言”云云，褒、贬庄周思理。“宏绰”，丰赡也。“玄妙”，《道德经》所谓“微妙玄通”也。“玄”，深也。上述“大知”精深奥“妙”。“敖”，同傲。庄周后学指之曰：“独与天、地精神往来，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谴是、非，以与世俗处。”是处世避咎之权也。（《天下》）又曰：“南越有邑焉，名曰建德之国，其民愚而朴，不知义之所适，不知礼之所适，倡狂妄行，而蹈其大方。”象本此立论。“倡”，同猖。“倡狂”，无系缚也。“方”，道也。（《山木》）又曰：“夫赫胥氏之时，民居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游。”（《马蹄》）此亦象之所本也。“含哺”句，谓优容恬淡也。又曰：“古之人，在混芒之中，与一世而得澹漠焉。”（《缮性》）此亦象之所本也。惟象引此语，断章取义，以抒《易》《老》之旨，犹与春秋诸侯盟会者，讽颂《诗》句以观志耳。“至仁”，“仁”之“至”而大公，其形已极，则无私于亲。故《道德经》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《离骚》：“皇天无私阿兮，览民德焉措辅。”老子曰：“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，一曰慈。”（《道德经》）“慈”，爱也，“仁”也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著《孝经》，开宗明义曰：“夫孝，德之本。”有子闻之曰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孝以“仁”为“本”。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故或“仁孝”连文（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）。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礼者，人之所履也。”故《易·履》，賁以“履”代“礼”。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子曰‘入而不仁，如礼何！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！’”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王者先仁而后礼。”何则？“仁”之用为“礼”，则“礼”所以行“仁”也。然“礼”之要有二。一曰“别”。《左传》僖二十二年：“无别不可谓礼。”“别”者，“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、轻重有称者也”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，而“别”又赖“乐”以和谐之，是以“礼、乐”相辅而行，如其“偏行，则天下乱矣”（《庄子·缮性》），“乱”者，名位不正，上下僭越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天下自无以治矣。二曰“忠信”。夫“礼”必“著诚去伪”（《荀子·乐论》）。《左传》昭二年：“忠信，礼之器也。”《礼记·礼器》假托君子之言：“忠信之人，可以学礼。”孔子“四教”，“行”之后，继以“忠信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以谓“行礼”必以“忠信”。老子以“礼”有上下，上者“忠信”无伪，而“忠信”为先，下者“薄忠信”而相伪，为“乱之首”；又曰“天下神器”（《道德经》），言“天下”犹“神器”，故此以“神器”喻“天下”。“玄冥”，幽隐也。“源深流长”，犹“源流深长”，谓永久也。就以上剖析，庄周早期“言旨”，丰赡奥妙，“精”之已甚，“融”贯“微雅”，为有“大知”者所共取。然周终以思理逆转，变《易》《老》之实而虚，大惑不解，竟驱“遣”其“大知”而“放”任之，于是虚以应物，处之“泰然”而不“敖”慢，忘乎形迹，“不知”大“义”之所“适”者维何，“倡狂妄行”，无所系束，自以为“蹈”其“大道”，“含其优容恬淡之情”，“鼓腹”无思，“游”于“混芒”浑沌之中，若向之同乎《易》《老》之“仁”与“孝、慈”及“礼、乐”与“忠信”诸“大知”，莫不“兼忘”，回“复”昔时不行状态。“已

能”，不行也。则孔、老乘《易》之“大知”，必“发”其“天”或自然之“光”辉而“用”之，方“自”有其“朴”实之风。“是以天下独化于”幽隐虚无之境“域”，流遁而不返，恒久而未已，“源流深长”，不亦大可惜乎！

按以上再言《易》《老》“大知”之笃实，《庄子》“真知”之虚“妄”，郭象扬《易》抑《庄》之旨益彰。

故其长波之所荡，高风之所扇，畅乎物宜，适乎民愿，弘其鄙，解其悬，洒落之功未加，而矜夸所以散。故观其书超然，自以为己当经昆仑，涉太虚，而游惚恍之庭矣。虽复贪婪之人，进躁之士，暂而揽其余芳，味其溢流，仿佛其音、影，犹足旷然，有忘形自得之怀，况探其远情，而玩永年者乎！遂绵邈清遐，去离尘埃，而返冥极者也。

“解”，除也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：“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，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。”此“悬”即“倒悬”，喻困苦也。“解其悬”，犹《养生主》、《大宗师》曰：“悬解”，谓“倒悬解”除也。“恍”，同恍。《道德经》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”“恍惚”，冲虚貌。“士”，犹人也。“余”“溢”，充盈也。郭象虽抑庄已甚，其犹称其务虚“高”蹈养晦遗物之“风”，衣被良非一代。盖世有尚“大知”以经世者，或以不遇失志，又不屑与俗浮沉，祇以天下无道则隐逸，欲肥遁居贞，然形在江海，心存魏阙，悼国伤时，梗概任气，不得已而假庄周之逍遥以“解”一时之闷。乃如西汉贾谊离谗被贬，意不自得，赋《鹏》以自广，欲依倣“至人”之“遗物”，超然浮游，泛“泛乎若不系之舟”；东京张衡仕宦坎坷，心恒於邑，慨然长叹，赋《归田》，欲纵情“物外”，齐“荣、辱”以自适；西晋张华，栖处云阁，目睹皇、王争夺相杀，人患日深，名士少有全者，于是栗栗危惧，赋《鷦鷯》，欲齐“小、

大”，忘形以释智，聊浮游以卒岁；阮籍知时不治，难以保身，复拟长生，苟全性命，遂“以庄周为模则”（《晋书》本传），虽每有忧生之嗟，而发咏抒情，外似漆园，常托其清虚以尽年；江左陶潜，游好六经，本《易》《老》之徒，学而后入政，但值易代，天下荡然，见法网密布，动乎险中而不能出，睿哲知几，乃学柱下之指归，逃禄归耕，赋《归去来》，脱乎尘网，若笼鸟之复得返于自然。然则庄周清虚之说，不翅于“高风”“长波”，是以骀“荡”“扇”动，“畅”通“物事”，“行”而“宜”之，达变应时，“适”乎逸“民”之“愿”，使其“弘”扬所“鄙”夷之行。以“解”除倒“悬”之困苦，无忤于俗，“未加洒落”之“功”力，而“矜夸”见恶之累，为之“散佚”。故以流“观”庄周之“书”，辄“超然”独善，“自以为”动颇允“当”，由是而之焉，则“经涉昆仑太虚”，“游”息冲虚寂寞恬淡之“庭”宇，伴免消摇，有以自得。虽“贪婪进躁”之“士”，亦“暂”可“揽”取讽“味”其“流”布之充盈“芳”馨，“仿佛音”之应声，“影”之随形，尚“足”以“旷”放闲适，“有”其“忘形自得”之襟“怀”，而“况探其”悠“远”之“情”，而耽“玩”其玄意以“永年”者乎！若尔人者，于是长久冲虚玄远。“去离”人间“尘埃”，“返”复恍惚无为矣。然其流弊，子玄存而未论，而貽害滋多，不可不察。夫下流之辈，不高尚其事，或以庄周之冲虚，作为君子，心缠机务，而佯述人外，真宰弗存，翩其反矣；或以庄周之冲虚，日夕清谈，不系心国是，殆不识天下兴亡；或以庄周之冲虚，违戾贤、圣礼义，荒淫恣纵，露丑恶，同禽兽，驯致濯脚于稠众，浚便于人前；或以庄周之冲虚，波诡艺苑，使辞意夷泰，沈酣而不遘丽，迥无清骏之风骨。诚以诸子之动，不明乎坦途，夫唯捷径而寡状，故智术有心之士，群起而题目之。王右军振叶寻根，以庄周“一死、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”（《兰亭集序》），拟釜底抽薪，芟夷虚谈之理论根据；其与谢太傅共登冶城，谢不思天下兴亡，而“悠

然远思，有高世之志”，王遂谓谢曰：“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，而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（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）。王壶见贵游子弟慕虚谈者，则厉声于朝曰：“悖礼伤教，罪莫斯甚，中朝倾覆，实由于此。”“干宝痛风俗淫僻，耻尚失所，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，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”（《晋纪总论》）。于是王坦之著《废庄论》，归结“庄生之利天下也少，害天下也多”，以虚谈之咎，源于“庄生”，实则“庄生”之流弊，不可以其始作俑也。刘弘教曰：“太康以来，天下共尚无为，贵谈《庄》《老》，少有说事。”夫“无为”而无所为者，“庄生”也；“无为”而有所为者，老子也；世之“贵谈清虚”者，“说事”固“少”；老子通天道以明人事而不“少”，非“虚谈”之所及也。范宁目击“时以虚浮相扇”，并以其根于何晏、王弼，曰“二人之罪，深于桀、纣”，则其罪“虚浮”可也，而以罪言《易》《老》之“王、何”，误矣。孙盛作《老聃非大贤论》，易庄为老，暗二子之异，其误同也。裴颢反徒“贵无”之虚而作《崇有论》以务实，沿老子“有、无相生”之义，“崇有”而亦“贵无”，曰“有、无”参伍，本、末相资，以“无”为宗，而“有”次之，宗、次合德，万物生遂；苟“贵无”而专守于虚无，“生”其“亏”而无朕，无异释氏所谈之空空，其何以行之哉！惟颢深识奥鉴，既著《崇有论》，又作《贵无论》，“有、无”皆“贵”而“崇”之；为矫曲士望文生义，以颢“崇有”而遗“贵无”之蔽，特标题《崇有》以彰著之，文外“贵有”之重旨，其《论》曾翻复发之无余蕴；以刘勰之博物多识，犹说颢“滞有”而“全系于形用，徒锐偏解，莫诣正理”（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），千里致差，失理太甚，读书、析理正言，不亦难乎！

目 录

庄子序	(1)
内 篇	(1)
逍遥游	(3)
齐物论	(19)
养生主	(46)
人间世	(54)
德充符	(75)
大宗师	(88)
应帝王	(115)
外 篇	(123)
骈拇	(125)
马蹄	(132)
胠箠	(136)
在宥	(142)
天地	(160)
天道	(183)
天运	(200)
刻意	(217)
缮性	(221)
秋水	(227)

至乐·····	(248)
达生·····	(255)
山木·····	(277)
田子方·····	(290)
知北游·····	(305)
杂 篇 ·····	(323)
庚桑楚·····	(325)
徐无鬼·····	(344)
则阳·····	(367)
外物·····	(386)
寓言·····	(402)
让王·····	(413)
盗跖·····	(426)
说剑·····	(440)
渔父·····	(444)
列御寇·····	(450)
天下·····	(463)